



中国经典名著

荡寇志

(三)

〔清〕俞万春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二十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1
- 第二十一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
群奸 17
- 第二十二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
折兵 31
- 第二十三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
危邦 46
- 第二十四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64
- 第二十五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77
- 第二十六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
公明 92
- 第二十七回 礼拜寺放赈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... 107
- 第二十八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... 120
- 第二十九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... 132
- 第三十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... 145
- 第三十一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... 158

第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

却说秦明、董平败到二龙山下，不防天彪领兵杀出，众贼兵那敢抵敌，惊得大半跌下马来。天彪见贼兵如此狼狈，便止住三军，且慢杀下。天彪一马当先，大喝道：“兀那鼠贼听者：既然这等不济，便杀尽了也空污我的刀斧，权饶你等性命，快去报知宋江，叫他早来纳命。”便传令将兵马摆开，放一条活路，喝令贼兵快走。董平、秦明只顾约束人马，那有功夫回话，只得同众人都逃走了。吴用引后队人马，接应了同回涓真山去。左右问道：“相公何故放走他？”天彪道：“只得三五百个带伤的，杀了也于贼无损，也不算我强。放了他，教这厮们识得我的利害。”天彪将残贼放尽，方收兵而回。云龙同傅玉等四将都到，兵马齐集，天已大明，夺得器械马匹甚多，官兵大获全胜。

天彪教且安营下寨，将息三日班师。一面将索超首级，先行解上都省。这里缓缓收兵，果然旌旗严肃，队伍整齐，真个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不日到了马陞镇，青州知府鲁绍和亲自出郊劳军。天彪叫过风会、闻达、云龙，与太守见了，各通了姓名。太守大喜，当时把了下马杯。慰劳都毕，同到天彪衙署，发放三军。退衙，与鲁太守行礼坐地，众将侍立两旁。太守开言道：“总管虎威出众，制胜裕如，虽古之名将不及也。但不知贼势强弱何如，请闻其详。”天彪道：“决胜之策，果不出太尊所料。”遂把决战情形细述了一遍，“若是大兵不撤回时，眼见这贼难支，



今实可惜。”太守道：“总管虽不曾剿灭这厮，却也杀得他落花流水，教这厮日后不敢正觑青州。”天彪道：“非也。宋江这厮假仁小惠，深得贼心，来春必然犯境，须要加意防备。孙子说得好：无恃其不来，恃我有以待之。只是这番交战之后，军装都有亏缺，虽夺得些器械马匹之类，仍是不足。若要弥补添修，款项库中又不敷支销，深是可忧。”言未毕，只见闻达上前声喏道：“相公勿忧，小将方才所说那哈兰生，有巨万家财，常有报效朝廷之心，又与小将至交。待小将先往劝捐，无有不从。青州城内不少财主富户，再劝捐些，便可敷用。”天彪、鲁太守一齐道：“若得此人仗义，青州军民之幸也，问将军速去走遭。”天彪又道：“宋江若来救清真山，恐他料我人马困乏，连冬犯境，也未可定。归化三庄与这里有犄角之势，是紧要所在。闻将军此去，致意哈公，贼兵来时，务要彼此策应。”闻达领命，当日带了伴当到归化庄去了。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营，防梁山贼兵。

次日，鲁太守开筵与天彪洗尘，尽欢而散。没多几日，哈兰生遣兄弟哈芸生，解三十万银子，同闻达到来。天彪见芸生也是一表好人物，大喜，厚礼款待，将银子收下，写了回信，并实收文验，送芸生去讫。这里鲁太守去各富户处劝捐。那些富户却也好义，也捐凑到十余万之数。太守都造了花册，报上都省。不到月余，朝廷明降下来：云天彪破贼有功，晋封加三级，加都统制衔；傅玉从优纪功；欧阳寿通实授提辖；云龙授武翼郎；风会旧授武翼郎，今升授振威校尉；哈兰生助饷有功，急公好义，升游击将军，遇缺即用。一应官兵有功及阵亡者，皆分别犒赏轸恤。青



州助饷富户，分别大小之数，从优奖励。天彪见云龙也叙功在内，便唤过云龙吩咐道：“你看，众将官都吃尽辛苦，你不过略动动，便同他们一样。须要自识惭愧，休得辜负天恩。”云龙叩头拜谢。

天彪探得梁山兵马都回，方收回傅玉。次年春气和暖，同鲁太守协力同心，将所助军饷，修筑城池，添补军装。器械马匹，有那梁山夺来的，也都编号收用。凡有军士死伤之家，天彪皆亲自去吊丧问病，军民无不感泣。天彪又发信与陈希真、刘广道：“既要报效朝廷，建功赎罪，也须趁早了。”陈希真复信道：“老种经略相公远征，佞臣在朝，恐不见容。待种经略奏凯后，未为晚也。”天彪见希真信中之言，知是实话，也不再催。不数日，天王李成已奉聘到来。天彪大喜，优礼接待。李成又荐他的朋友胡琼，亦是关西好汉，天彪也收了，同养在衙署内。自此以后，青州、马陞甲兵富强，马皆长膘，人皆可用，真个是金城汤池，一方雄镇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那日吴用见秦明、索超进兵，那里放心得，便同董平随后接应。果然索超失陷，秦明败回。当时接应了回清真山，遣人探听，回报索超并一千军马皆死在长城岭下。吴用顿足叫苦道：“众位兄弟不信吴某之言，果中奸计，今又丧一员大将，怎对得公明哥哥？”众头领无不伤感，送到长城岭，寻着索超的没头尸身，用棺木收敛了，取回清真山。不日宋江领大队兵马都到。宋江在半路便得索超死的信，大怒，催兵急进。到了清真山，先哭奠了索超一番，秦明送回山去养病，便与吴学究商议打青州报仇之计。吴用道：“天彪这厮多智，乘他新胜之后，军马不曾将息



转，我等就将这五万生力军速去攻打。若待来春，他修治城郭，养成气力，就难动手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所言甚当。”便传今日兴兵。也是天不佑他，连朝的大雪，翻翻滚滚下个不了，点水成冻，兵马起身不得。宋江见这般大雪不止，心中十分焦躁。马元连日整顿酒筵，与宋江解闷。那日正当饮酒之际，宋江说到那不能得志的话，长吁短叹，洒泪不止。众头领再三劝解。忽报大寨有公文到，宋江唤入问时，果然是报称五虎上将关胜病亡。宋江得了这信，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众好汉连忙扶救，半晌方醒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天丧我也！”磕头撞脑，痛哭不已。众头领无不悲伤。

宋江因痛哭关胜，又加连日忧闷，遂卧病上床。更兼大雪初晴，天气十分严冷，人马冻死无数。吴用只得同马元商量，到宋江榻前问候毕，请令道：“哥哥贵体如此，人马又多冻坏，耗费许多钱粮，恐军心怨嗟。想是天彪那厮数未该绝，不如且回大寨，再作计较，哥哥尊意如何？”宋江叹口气，点头应了。吴用便代宋江传令班师。将一乘暖轿，四平八稳的抬了宋江。马元等送了宋江起身，仍复回山寨把守。吴用同众头领护着宋江竟回梁山，一路秋毫无犯。不日到了梁山，众头领接入寨，都来问安。太公闻得宋江病重，甚是忧虑，早已约下地灵星神医安道全，待宋江一到，便同来看视。宋江见了关胜的灵柩，愈加悲痛。众人再三劝慰。安道全按症用药，调理医治，次年正月，才得复元。

那日正是上元灯节，梁山上众头领张灯设筵，请宋江到忠义堂上，一者起病，二者庆赏元宵。饮酒中间，宋江



擎杯流泪道：“我等聚义山东，替天行道。不料陈希真这贼道，窃据猿臂，夺了我的青云山，狄雷等弟兄俱遭其害。去岁救清真山，又连伤大将。此仇不报，夜不安席。今我便要兴师，还是先攻云天彪好，先攻陈希真好？”吴用道：“小可已算定了，陈希真新定两山，兵力未足。近闻那厮假行仁义，不肯借粮，据守空山，而不为钱粮之计，此危亡之道也。昨日探事人来说，那厮乘春暖，在张家道日起造砖城，昼夜并工。若待他砖城已成，攻取便难。可火速进兵，大队并进。希真虽知兵法，我等兵多将广，与他野战，必能取胜。若吞灭了他，不但得其钱粮地利，抑且收取沂州、莒州等处，易如反掌。沂州、莒州收取之后，山东一带，尽归掌握，便是赵头儿御驾亲征，尚不足惧，何况云天彪！至于此刻，云天彪在马陞镇深得军心，已养成气力，不比去冬。那青州知府鲁绍和，又恭俭爱民。文武一心，无隙可乘。若就去攻他，希真窃发，我先有内顾之忧，战必不利。哥哥且再发信与蔡京，教他设法在天子前离间云天彪，待摇松了他的根，破他便易下手。如今且先取猿臂寨，此司马错劝秦王弃周攻蜀之计也。”言未毕，只见狄云出席哭拜道：“哥子狄雷为希真所杀，怨气难消，望哥哥先报青云山之仇。”原来狄云伤痕将息已好，故此时在坐。宋江道：“军师之言，正合吾意。狄云兄弟休烦恼，我先灭陈希真，与你哥子报仇便了。”狄云拜谢了。当晚席散。

次日，忠义堂上鸣钟擂鼓，众英雄齐集听令。宋江正议那起兵之事，忽山下朱贵差人报上来道：“有一位官人，是新任莱州府知府，路过山下，要拜见宋公明头领，且言



有机密事相告，现在酒店候着。”众人都惊讶。那喽啰呈上名帖，上写着道：“愚弟侯发顿首拜。”宋江道：“素昧平生，既是位知府，且教请上来。”来人去了。

不多时，那知府带了几个从人到来。宋江领众人下厅迎接，只见那知府头戴乌纱，身穿大红员领，腰系玉带，脚踏皂靴，满脸油汗，与众好汉谦让着上厅来。知府便开言问道：“那位是天魁星君忠义大王宋头领？”宋江道：“不敢，小可便是。”知府便先下拜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于闻名，今日得瞻虎威，三生有幸。”宋江忙答拜了，众位好汉俱依次相见。宋江让知府客位坐地，这边宋江为首，一字儿依次序坐下。那知府通问了姓名，道：“久闻贵寨英才济济，还有几位何在？”宋江答道：“众弟兄各有职守，只这数人聚在里寨。”知府称赞不已，道：“皆济世良才，朝廷柱石也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尊贵乡何处？荣任几载？今日贵足尊下贱地，得近山斗，未识有何见谕？”知府道：“下官姓侯名发，现授莱州府知府。因路过宝山，一来渴仰山寨大忠大义，礼当晋谒；二来有一喜信，报于头领知道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同众弟兄俱在此造罪，怎当得忠义二字。不知有何喜信，到得宋江身边？”侯发道：“头领有所不知，下官有一胞兄，名唤侯蒙，官任监察御史。素日钦慕头领，只是无路通款。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早朝，因浙江妖人方腊造反，贼势猖獗，官兵屡败，边报十分紧急，官家叹无将材可选。尔时家兄侯蒙，素知头领忠义，不忘朝廷，日日指望招安。当即面奏天子，保称头领有盖世之才，必能剿灭方腊，求降一道招安旨意，启请头领建功报效。天子起先不允，家兄叩头出血，愿将全家性命保



举头领，蔡太师亦出力奏请，官家方才准了。现在敕家兄侯蒙为东平府知府，资招安明诏前来宝山，此刻已渡黄河，不日可到。因下官先行，家兄有一信，先着下官寄上，请头领们数日内切勿兴兵攻打城池，恐天子见怒。”说罢，袖中取出侯蒙的书信，深深的唱个喏，双手递与宋江。

宋江听了这篇言语，心中大惊。接了书信，满脸堆下笑来，对众人道：“好了，我等弟兄这遭得见天日了。”众人大喜。当将书信拆读，读罢满眼流下泪来，禁不住失声痛哭，道：“宋江与令兄并无半面之识，不意他这般错爱我，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，粉骨碎身，报他不得。”忙吩咐李云将山前断金亭改作迎恩亭，搭起芦厂，悬挂灯彩，预备接读纶音。一面叫办酒筵，款待知府。侯发道：“下官赴任限期紧促，不敢久留，就此告辞。”宋江并众头领那里肯放，再三款住。当日杀牛宰马，大开筵席。席间宋江又催李云赶紧办迎恩亭，李云道：“小弟已催僮夫役，三日内即可完备。”宋江道：“以速为妙。”侯发道：“家兄方渡黄河，到此尚有数日，头领缓些不妨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尊那知宋江的心！我等皆造下弥天罪孽，蒙令兄提救，天子法外施恩，我恨不得今日便见天颜，那里还再耐得。”侯发赞叹不已。宋江问道：“不知朝廷可招安陈希真否？”侯发道：“不瞒头领说，招安贵寨，家兄兀自费尽心血，又亏煞蔡太师的大气力，方得官家准奏。实缘家兄钦佩大寨忠义分上。至于那陈希真，有何好处，谁耐烦与他出力！”宋江听了，又称谢不尽。

当晚，留侯发在客房安歇。宋江便密请吴军师到自己房里，屏退左右，商议招安之事。直议论到三更后，忽传



吕方、郭盛二位头领进房内说话。次日，宋江进当厅吩咐吕郭二位头领：“带领五十名心腹伴当，赍了下程，一路迎上去，恭接天使，休要怠慢。”吕郭二人领命。那行装礼物早已备好，火速带了心腹伴当下山去了。侯发再三告辞，挽留不住，只得设筵饯行。宴罢，宋江又送出一大盘金银，权当路费。侯发那里肯受，再三逊谢，方才收了。带了原来的仆从，辞别下山。宋江直送过金沙滩，又把了上马杯，恋恋难舍，又洒了许多别泪，方才分手。回得山寨，东京范天喜的脚信亦到，信内称说：“官家已准招安，全亏侯蒙之力，又亏太师极力周旋，方回得官家之意。太师又参奏云天彪辜恩溺职，请旨降革。那知种师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，天子竟听老种之言，不准太师所奏。后又接到贺太平的本章，表奏云天彪的军功。天子召入太师，大加申斥，几欲治太师参奏不实之罪，幸王黼等求免。今官家反将云天彪晋封三级，加都统制衔……”等语。宋江见了，愈加忧闷，知那招安之信，果是实了。差人去通知各处头领，来忠义堂上赴庆贺筵席。

却说李逵巡哨方回，闻知宋江要受招安，便来见宋江，大嚷大叫道：“做强盗不快活，鸟耐烦去受招安，又去受那奸臣的气！既要受招安，当初何必做强盗？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黑厮省得什么，却来胡说！”李逵道：“倒是我不省得！你早也说要受招安，晚也说要受招安，我只道你嘴里只这般说罢了，那知你认真要做出来。在江州时，你何不早说了，也免得我直跟随你到这里。辛辛苦苦弄得个场面，又要改头换尾。只管说弥天大罪，既做下弥天大罪，须知没处改换。不要恼我性发，直赶到黄河渡口，一板斧砍翻



那鸟侯蒙，把那个诏书扯得粉碎，看你们去受招安！昨日那鸟知府侥幸，不撞着我，不然也一鸟斧结果了他。”气得个宋江说不出话来，半晌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这黑贼好道疯了！不要道我认真不来斩你！”李逵道：“斩只管斩，我说总要说。”吴用道：“你这厮太不识起倒。浙江方腊猖獗，朝廷正要用人，你若去杀得人多，做个大官，只在眼前，你却不要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在梁山泊，怕没处杀人，要去替赵头儿出力！赵头儿敢是你的亲爷？”吴用对宋江道：“这厮真不通时务，嘴里说得出，防他真做出来，且关锁在一间房里。待受了诏，再放他出来。”遂教众头领把李逵推了出去。宋江道：“我不念这厮旧日之情，真斩了他。”宋江便和众好汉在鹰台上摆筵，众好汉俱开怀畅饮。众人道：“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及往日？”宋江笑道：“便是一来病后，二来真个欢喜得酒都吃不下去了。”众好汉饮至半夜方散。

次日，宋江道：“侯知府教我不要兴兵，我想征伐猿臂寨，须不比攻打国家城池，兴兵何妨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哥哥之言甚是。贫道想，兵有先声后实者，今我大振军威，布宣朝廷恩命，劝希真归降。希真若惧而来降，则日后在我掌握。若不从命，吾奉诏之后，据顺讨逆，必能灭他。”吴用、宋江齐说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宋江道：“须差一能言舌辩之士前去，谁当此任？”吴用道：“何用人去，但须一封书足矣。”使教圣手书生萧让，吩咐了柱意。那萧让顷刻写起，将草稿虽与宋江、吴用观看。那书信道：

“梁山泊主替天行道天魁星义士宋江，拜书于猿臂寨陈道子阁下：忠义者，人生之大节；朝廷者，天下所依归。



人无强弱，反道者死；国无大小，背顺者亡：自然之理，无足怪者。江久耳盛名，知道子为忠义之士，屡欲奉教。会道子遭高奸之迫，江使奉书不得通，饥渴终莫能慰。不谓道子不以忠义为念，弃我如遗，逞其才智，雄据一方，抚祝氏之余孽，与敝寨旗鼓相向，蚕食我青云，毁伤我羽翼，恣意横行，岂以江为木偶耶？方今天下豪杰，上应天星，不期而会，此非江足重也，特以忠义之心，人所固有，一唱百和，感应甚捷。是以闻替天行道之举，莫不鼓舞欢欣，影从云响。而道子独中风狂走，自弃良时，恃有乌合蚁附之众，甘为祝庄、曾市之续，窃为智者不取焉。且夫梁山之兵力，何战不胜，何攻不摧，固道子所习闻者。况迩者朝廷明圣，赦江既往之罪，招安纶綍，已降九天，诛讨不顺，命江前驱。江奉诏兢兢，敢不祇遵。夫以忠义武怒之师，敌王所忤，扫荡区区一猿臂寨，车轮螳斧之势，童子所知也。素钦道子天姿英俊，用先布告。诚能明顺逆之分，奋忠义之气，倒戈束甲，共襄天家，江若仍修宿怨，愿指泰山。所贵知幾之士，不宜迟滞其行也。昔田横得士五百人，议论不决，两淮阴东下。道子固执迷复之凶，必有噬脐之悔。他日江为殿上臣，公作阶下囚，是岂江之志也哉？书不尽言，里左右留意省察。”

宋江、吴用看了甚喜，道：“正要如此写，最好，不必更改了。”当时眷清封好，差一小喽啰赍到猿臂寨去投递。只见李云来禀道：“迎恩亭芦厂都修盖好了，只等恩诏到来。”宋江大喜，连日张筵庆贺。吴用道：“吕郭二位兄弟去迎接天使，此时亦好接着，为何不先差人来通报，烦戴院长去探听一回。”戴宗领命，正要下山，忽报郭盛



已回。只见郭盛气急败坏，奔回山来道：“哥哥，祸事了！”众皆大惊，忙问有何祸事。郭盛道：“小弟同了吕方哥哥，领命而去。已迎着天使。倒回转来，到得曹州府地界，天使侯太守，不合早在途间唤下一个跑解的武妓，一路同行。这日到了馆驿，晚间饮酒取乐，直到三更时分，伏侍的人都倦了。侯太守又叫粉头在筵前舞剑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际，手起剑落，砍死天使侯太守，将天子的诏书抢去，又砍翻太守的伴当数人。吕方哥哥得知，忙领人救护。那贼婆娘骑匹快马，往山僻小路逃走，追赶不着。吕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报哥哥，一面差人报知地方官。更不料那曹州府知府盖天锡，反将吕方哥哥一千人都捉下了，又来追小弟，所以连夜逃回。”

宋江、吴用闻知失陷了吕方，俱大惊，叫苦不迭道：“这却怎好？倒害了吕方兄弟！”吴用道：“这武妓不是别人，一定是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。这贼道忌我们受招安，故教女儿来刺杀天使，抢去诏书，截我们的归路。这厮打沂州时，亦是教女儿扮演武妓，里应外合。这厮惯用此计，一定是了。”宋江大怒道：“军师所料是也。这贼道屡次欺我，我与他势不能两立。”众头领无不咬牙切齿价忿怒，只有卢俊义道：“此时尚未分虚实。那封书去，陈希真若来归降，他女儿总要见面，是他敢辨到那里去！若那厮不肯归降，便剿灭了他的巢穴，活擒了陈丽卿来，不愁没对证。只是此刻吕方兄弟失陷，怎生设法去救他？”宋江道：“天子明诏赦我等之罪，前来招安。我去恭迎诏书，不到得有甚干犯。此事竟写信与盖天锡讨人，他若不还，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，救吕方兄弟。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”



吴用道：“盖天锡那厮不通情理，若写信去，他必要挑剔。我想为兄弟面上，也说不得，只有写张诉状去求告他。他若不允，先礼后兵，直道在我。”宋江依言，便商量了写起一张呈状，差人往曹州府投递。戴宗起身道：“小弟愿去。”宋江道：“此去吉的不测，不如差孩儿们去。”戴宗道：“我等同生同死，兄弟有难，戴宗焉敢爱惜身命！”宋江依了，就差戴宗前往，又教取三百两黄金带在身边，觑便使用。戴宗领了呈状、金子，并随身盘川银两，下山去了。

却说盖天锡自做郓城县知县以来，大有政声，贺太平保举他坐升曹州推官。那制置使刘彬虽妒贤忌能，贪财好利，却因蔡京感激盖天锡还他通梁山的书信一节，倒嘱托刘彬照应天锡，所以天锡作推官，刘彬并不作难，半文钱都不取。不然，天锡是一个清贫县官，如何到得这一步。天锡自升推官以后，愈加砥砺。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，宋江差吕方带五六十人去迎天使，一路来俱禀报官府。天锡闻知这信，来见曹州知府道：“宋江有桀骜之才，与新莽、黄巢仿佛，不肯居人之下。今受招安，必非诚意。又遣贼目迎接天使，狼子野心，恐有意外之变，太尊宜多派公人并兵防护。”那知府正是张鬻的后任，进士出身，年纪老边，素性懦弱，更兼读书太透彻了，左思右想，迟疑不决，不能听天锡的话，竟由吕方过去。天锡叹惜不已。却也凑巧，当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饮酒，不觉一个鸡头晕中风了，两眼直视，口不能言。举家着忙，一阵乱医，求神拜佛，不到两日，呜呼死矣。

知府已死，天锡护理知府印务，一面申报都省。正是



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天锡一接了印，更不办理他事，便当厅挑选本行军健一切做公的，共选了三百余人，即刻起程，奔黄河渡口来，护送天使侯知府。探得吕方已迎着天使回转，已过了东里司，将到云阳驿。天锡催僮人马星在迎上去，半路上接着凶报，说天使侯知府在馆驿中遇刺身死，刺客系一武妓，逃走无获。天锡听罢，叹道：“早听吾言，何至于此！”当时火速飭兵役掩捕。吕方正欲差人报官，不防盖天锡已到，尽被擒捉。吕方大叫无罪，天锡道：“你是梁山盗，怎说无罪？”吕方道：“我虽是梁山上人，现奉天子明诏，已赦了我们。我来迎接天使，不料天使被刺，正要来报官，为何反捉我？”天锡道：“天使遇害，生死不明。你同天使在一处，不论有罪，亦是此案要证，为何不带你去！”当时将吕方一千人都锁了。侯蒙的伴当，除被杀七人之外，其余亦有受伤的，都着将息。那不受伤的，分几个同自己的仆从办理侯蒙的丧事。余外赤一同带回府城。天锡恐吕方等被劫，先在馆驿屯住，移文营汛，调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护，数日调齐，方才动身。

天锡回衙，先将吕方等一千人都管押在班馆内，也不上刑具，发放各官兵回去，唤过侯蒙的仆从问道：“吕方怎的迎接你主人？你主人怎的唤了一个武妓，却吃他害了？”仆从道：“小人的主人，在定陶地界，便遇着吕方来迎接，献上金珠下程。主人十分觑待他，教他随了同行。这武妓是将到东里司路上撞着。那厮见了主人，便求见参拜，他说曾伏侍过二主人候发，说起二主人的行止，他都晓得，便要伏侍主人。主人本不要他，亦是吕方说道：‘曾见过这粉头耍得好技艺，唱得好曲子，恩相一路寂寞，何



不唤下了，也好解闷。’再三说，主人依了，带他到得云阳驛。当晚主人在馆中赏花饮酒。到三更天气，伏侍的人都倦怠了，只得十余人在旁伺候。主人又教那粉头舞剑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际，竟下毒手，害了主人，又杀伤众人，将正中供的诏书抢去，跨马竟走。小人等喊叫，吕方睡梦中惊醒，急领人追赶，已是不及。使教小人等报知相公，他正要回梁山报知宋江。不道相公已是追到，捉住了他。”天锡道：“那武妓怎样一个人？姓什么？”从人道：“那粉头自称姓陈，是一个美貌女子，身躯长大，是一双大脚，骑一匹枣骝马。多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，到底不知是他否。”

天锡听罢，低头一想，冷笑数声，吩咐预备下处，安息了众仆从，也不去审问日方。次日一早，叫备马，带了数十骑出城外，把那府城周围看了一转，又把池濠也看了，只是沉吟不语。回到衙署，左右问道：“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？这是要紧人犯。”天锡道：“你们不省得，那武妓无处捉。”当日天锡只是负着手在厅上，走来走去的思维。左右又问道：“相公平日断案，如太阳照雪，怎么今日如此迟疑？”天锡道：“我看此案，洞若观火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实是委决不下，张鬲太守又去了，更无一人商量得。此刻是何时刻了？”左右道：“辰刻后了。”天锡道：“天色尚早，吩咐备马，我要到东里司去，寻那捕盗巡政张相公说话。”左右道：“张巡政相公夜来便来禀见，号房道天已昏黑，相公又有公事，教他今日来见，未曾通报。”天锡骂道：“不省事的奴才！他来禀见，为甚阻挡？既在客馆，快去请来。”左右不敢怠慢，忙传云板，



教请张相公入见。不多时张巡政请到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这张巡政是何等样人？姓张，双名鸣珂，本贯河南开封府人氏，乃是名门旧族。他的嫡亲胞叔，就是北宋朝烈烈轰轰一位忠臣义士，精忠大节炳若日星的张叔夜。那天锡未成进士之时，曾在叙夜家就过西席，宾主最为莫逆。

当日鸣珂请到，天锡降阶迎接。鸣珂上前参谒，天锡忙捧住道：“仁兄是我旧东人，只须私礼相见，何庸如此。”当时分宾主坐下。天锡正说起这件案，忽外面传报道：“梁山泊宋江差人递呈状。”天锡吩咐：“将来人带定，取呈状来看。”须臾，左右将呈状取进来。天锡、鸣珂同看那状子道：“宋江避难水浒，罪应万死。昨奉天子明诏，赦罪招安。宋江等正如拨开云雾，重见天日，感激无际，誓愿竭力捐躯，尽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特遣吕方恭迎天使，不期变生意外，天使遇害。此乃猿臂寨贼人陈希真，遣其女丽卿所为。彼深忌宋江投诚，故行此毒计。宋江愿率领部众，先灭此贼，一来报效朝廷，二来辨明是非。闻相公将吕方执下治罪，此事吕方实不知情，伏求释放，感恩无极。”等语，呈词甚是卑顺。

看罢，鸣珂对天锡道：“他事卑职不知，若说武妓是陈丽卿，则万万不是。那陈希真未曾落草，在东京时，卑职与他厮熟。那年征讨西夏，亦曾与他同事数年。卑职常到他家，那丽卿从不回避，见过多次，那模样画都画得下。前日天使侯太守从东里司过，卑职去迎送时，就见他身边带着一个武妓，何尝不是陈丽卿，天然迥别。”天锡道：“仁兄所说甚是。我也素知陈希真乃智谋之士，即使他忌梁山

